

看病记

程 远

1

走出门诊楼，和静姐各点了一支烟。

我说：没事儿，相信医生。

她说：不相信医生，难道还信你的吗？你什么都不是。

一串眼泪落了下来。

我知道，我做得的确不够好。一年前的春天，我陪静姐跑了市内四五家医院，人托人，请名医，一致认为是湿疹。静姐自己也认为是湿疹，国内国外的药膏用了几十种，时好时坏，效果不大。我们也曾去了著名的肿瘤医院，后者建议做靶向或切片病理——怎么会是肿瘤呢？我们不信。我们又去一个传说中更加权威的医院皮肤科，那位带着四五个实习生的科主任，用专业电筒照照，自信地说：湿疹！这种病不好治，但也无大碍，关键是要提高自身免疫力。

似乎不无道理。

那天，感觉天很蓝，春风也荡漾着。

谁知，一年后病情恶化，换一家医院，终于确诊为左乳 Pagets (派杰氏病)，需要预约住院观察治疗，有可能做切除手术。

2

回乡。回乡。

你不用管我。

不用跟着我。

你让我一个人在老家静静呆几天，去给爸妈上上坟，一周后回来去住院。我又不是小孩儿，不会想不开，女儿还没成家呢……又一串眼泪掉了下来。

我只能诺诺。

汽车绝尘而去。

3

翻看手机通讯录，几经犹豫，终于给几位有可能的亲友微信留言，说明境况，希望能借些钱。诚然，我不知道看这种病需要多少钱，这在我们一家三口有史以来，面对的是最大的一次病例——说是灾难也不为过。从前有意或无意中得到的信息是：如果手术出现意外，需要应对，钱是第一位的。不然，你可能就进不了ICU，就用不到国外进口药，甚至国产药都有可能停掉，等等。尽管静姐参有城镇居民医疗最低保障，但自费部分也有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
亲友们伸出援助之手。

感恩，双手合十。

4

一个人闷在家里，抽烟，想着即将到来的繁复的事情。一地鸡毛，没有头绪。

春天，曾去医院看望一位朋友的家属，也是乳腺癌，遂电话咨询。朋友说，这种病，分很多种症状，且在诸多癌系当中属于重中之轻，发现及时，90%在现代医术可控之内。把治疗交给医生，我们要做的是积极配合，具体到入院准备、治疗流程、后续报销、饮食搭配等等，都要了解清楚，做好功课，比如城镇居民



沙漠之舟（油画） 姚风 作

医药报销比例是多少，超过多少算大病政策范围——但其实，这些似乎也不重要，关键是病人的心态和你的心态。

加油哥们！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朋友近一个小时的电话，让我稳住了神。

5

疫情期间，去医院不便，遂和女儿在网上挂专家号，但就诊时间太靠后了。无奈，只得打车去医院门诊排队。忽然，不常见面的Z同学打来电话，问忙什么呢？可否出来坐坐？告知忙闹心事呢！同学说别急，别急，等我想想办法。

一个小时后，同学安排妥当，让我们下周一直接去找某某主任医生。

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女儿网搜了下，主任医生业界闻名，很是权威。

6

4号楼住院部1718病房，共有4位患者，年龄看上去都比静姐年轻，但情况各有不同。A和B采用保乳治疗——癌细胞没有扩散，微创即可。C是已经化疗了很长时间，头发皆无，各项指标刚刚符合手术条件。静姐也不是很严重，但需要做切除手术。

ABC加静姐，加隔壁病房4位，都是同一医生同一天做的手术。想来也是流水一般。

7

医院只允许一人陪护，且要做核酸检测。女儿说，手术前由她陪护妈妈，因为需要做各项指标检查，楼上楼下，各科各室，不是窗口排队，就是手机办理，她自然比我灵便，待手术时我再替换她。静姐也觉得女儿更细心、贴切，看似外表嘻哈，内心却十分冷静、坚忍和从容。

女儿终于长大了。政府号召生三胎，看来是英明决策，可惜廉颇老矣。

8

手术室外屏幕上显示的进入与出来时间，并不是真正的手术时间，它包括麻醉、醒醉等过程。据说，本楼层有若干手术室，分眼、鼻、喉、四

肢等多项外科，当然也包括乳房。人们或坐或立在手术室外，双眼紧盯着墙上跳跃的电子屏幕，寻找自己熟悉的名字，一脸凝重。这时，最担心的是护士呼唤患者家属到旁边的小屋子里，告诉你意外的消息。

静姐在手术室里呆了近4个小时。当她被推出那个象征生命之门的一刻，我庆幸地看到她嘴角的一抹微笑。

医生说，手术非常成功。

9

是谁第一个把护士誉为白衣天使的？我不知道，但一定是个天才。

白帽，白口罩，白外套，白手套。输液，问询。秋日的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，天使们站在有些逼仄的病床前，与其说是例行查房，毋宁相信是舞蹈女教师在上课。细语轻声，一双黑色的眸子让我想起顾城的诗句：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让我去寻找光明。顾城诗意，可我此时需要一棵救命稻草。

谁家要是有一个做护士的女儿，一定是一种幸福。虽然她也呵斥偷偷去水房抽烟的病人或护工，有时输液也扎不准静脉血管，但，她们依然是上帝的使者。

10

除了订购医院的餐食，不允许叫外卖或接受亲友的送餐。鲜花也不行。先前几日，我还可以在家做静姐爱吃的烩茄子土豆，炒蘑菇木耳，然后给她送去，在住院部和门诊楼长长的连廊中，与女儿交接。有时，静姐也会溜出病房散步至此，女儿揶揄我们是鹊桥会。后来，疫情升级，院方管理愈加严格起来，患者和护工，都不许跨出病房区半步。

一次，我对看门大姐说：病人刚做完手术，怎么也得喝点骨头汤啊！不让送餐，医院又没有卖。

大姐说了句名言：人是活的，不然怎么能够成长进步呢。

11

作为东北最权威的医院，由于受历史、地理等条件限制，位于市中心的院区的确有些陈旧、老化，面积不

大，人满为患。据说，在城边有一个新建的分院颇具规模，设备也是国际一流，但因为周边配套设施尚不完备，比如餐馆宾馆，一些前来就医的患者及其家属（尤其是外地的），就只好暂时住在附近农民搭建的板房里，吃卖店里的食品，等待床位。

一次，在市内院区的门诊楼里，一位患者说：前几日，门诊楼的一台电梯突然失控降落，当时他就在电梯里，头部被摔伤。他说，他已向院方提出赔偿，如果不解决，他就要投诉媒体了。一群人附和：对，对，找电视台曝光。医院赚那么多钱，还不更新电梯？

电梯的确该更新了。我乘坐的数十次中，虽未发生坠落事故，但也是经常叫它不应，呼之不来，即便来了也是慢慢腾腾，欲速不达。不过，找媒体就有用吗？

12

民谚云：有啥别有病，没啥别没钱。多个朋友多条路。日久见人心。最难风雨故人来。这些浅显易懂的字句，虽不是什么大词，却最为可靠。

静姐生病住院、手术治疗期间，得到诸多亲友的关心与厚爱。由于疫情原因，医院不允许亲友探视，即便后来回到家中，我们也婉拒了许多人的美意。静姐人缘好，尤其是她的几位小学男同学，隔三岔五就从老家给她捎来什么土鸡、河鱼、蜂蜜、山参，甚至野核桃，据说后者脱皮熬水喝可以大大提升免疫力，起到抗癌康复作用。

我说，要是早知道，这样的男同学多培养几个呀！

静姐睨了我一眼。

13

2020年春节，由于新冠疫情的突然降临，我们度过了一个心惊胆战的年。记得除夕之夜，我们一家三口和舅哥、内弟两家吃团圆饭，在电视机里的春晚迎来一个又一个高潮的时候，我却感到一阵悲哀涌上心头，强忍泪水干掉最后一杯酒。

静姐说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说不定疫情马上就会被控制住。

我当然也希望是这样。可接下来的日子，正如鲍尔吉·原野所说：那时候你觉得眼睁睁地被抛出生正常的轨道，在另一处荒凉之地独自运行。焦虑、无助、苦闷、愤懑无时无刻不在缠绕周身，充斥日日夜夜。更为残酷的是，女儿回不到韩国继续学业，我也被迫离职，静姐的茶店门可罗雀，最后雪上加霜住进医院……直到今天，我们——人类——仍然不知道这种病毒究竟从哪里来，何时能够结束，仍然提心吊胆挨过每一天，期待下一个黎明如期而至……

在医院陪护静姐的日子里，我又读了一遍《鼠疫》。加缪写道：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向往而且有时还能得到，那就是人间真情。

这，也许是我们坚持活下来的唯一理由。起码对我是这样。